

茅盾主編

華談

半月刊

7



蘇聯英勇抗戰的史詩

保衛莫斯科

執筆者

海晨 樂眠
水拍 唐瑛
殘雲 勁草
劉商 淵魚
等

定價
三角

本詩集文筆生動，情意澎湃，為蘇聯抗戰以來不可多得的佳構。內容依照蘇

德戰爭發展各階段編纂，計分第一，開戰之初（六月）；第二，斯摩倫斯克之戰（七月）；第三，戰爭向兩翼展開（八、九月）；第四，保衛莫斯科（十月）；為了永誌這光明與黑暗的偉大抗爭，本書定價特廉，以副關懷蘇聯英勇抗戰者的需求。

星輝書店總經售

香港永和街廿八號

華談
（半月刊）

第七期（三十年十二月一日）

主編 茅盾

社長兼
發行人 曹克安

發行所 筆談社

總經售 星輝書店

印刷所 國際印刷公司

香港七姊妹馬寶道

香港永和街廿八號

西文地址
Belles Lettres

P.O. Box No 1303, HONG KONG

逢一日十六日出版
每册零售港幣二角

定價
每期定價 港幣二角
港幣四角
港幣二角四分
港幣一角六分
南洋郵費
郵費
郵費
郵費

價
（廿四期）
全年 四元八角
半年 二元四角
（廿四期）
全年 四元八角
半年 二元四角
（廿四期）
全年 四元八角
半年 二元四角
（廿四期）
全年 四元八角
半年 二元四角

- (4) 間 週 兩
- (5) 子 亞 告報的作工料史明南於對來年一
- (27) 風 胡 想斷村源棘 感雜
- (33) 庸 石 冥寂不並壇文 筆 稿
- (22) 泉 酒 性人動的詩
- (14) 譯夷適 抄信通基爾高夫訶契
- (20) 子亞柳 札日樓翠 || 記 筆
- (41) 雲袂劉 談霖室桂蓋 || 故 懷
- (14) 平煥林 『論國教學國』
- (41) 忌無柳 記勝探壇文洲歐
- (13) 漢 田 作近漢田
- (40) 譯起楊 燒斃方後人敵在正敵火的爭戰擊游
- (26) 拍水良 詩小雜
- (35) 沙 懷 『顛列不的了逝永』
- (33) 譯敬子曾 懷悲的人太猶
- 秋春報書
- (22) (文) 包 麵
- (23) (華) 『筆刀』和『入直』
- (43) (曉) 錄梅鐵師賢
- (45) 基 賓 駱
圖 插 聰 丁 恨 仇
- (3) 之 思 雪話風談
- (19) 明 康 訴申的婚離
- (35) 燕 海 夜之田勝
- (39) 隱 孝 榮商僑華
- (60) 室 輯 稿
- (2) 致 胡 軍行地雪
- (31) 波 新 嶺二刻木
- 插 畫



談風話雪

思之

夜來一晚風緊，四野裏狂吼着尖銳刺耳的金聲。上窗上面的木格紙糊窗劈拍劈拍地個個不停，不時零零碎碎地掉下一片片太陽晒黃了的紙片來。

松板桌上的一盞煤油燈，暗黃的火頭左右搖擺，有時祇閃一絲青光，又會亮轉來。人的黑影映在黃泥牆上，忽大忽小；像多少幽靈似的在四週跳着舞着，外面的風吹聲就似專為它們而鳴奏的。時候快晚了，覺得冷，沒法把書讀下去；索興打疊棉被，同坑睡的都將所有的衣服：翻羊皮大氅，棉軍裝，絨線衫一古腦兒堆在身上蓋着預備抵禦這可怕的嚴寒，吹熄了將快涸乾的油燈，雖然人人都沒有往常那麼的倦，却全睡下了！

我躺在坑上久久睡不着，為的是在熱帶長大的我從來就沒有嚐過在黑暗中聽狂風呼號的經驗；雖然不是怕，却是奇怪得可以。總以為：每一個風頭後面總有一些什麼「奇蹟」跟着來，豈知快到半夜時風勢却漸漸轉弱了，那本來粗暴急迫的聲音變得像嬰孩微細的鼻鼾氣息一樣漂蕩在空中，最後連一點聲都慢慢停止了。外面是那樣的平靜，氣候真的像在轉變，覺得寒冷已過，身上微微的透了一些熨熱迫出來的汗，我沒有精神去想為什麼天氣忽的會變熱？因為，那樣的平靜，那樣的溫暖，使我很快地睡過去了。

早起號聲響了。我拿了臉盆往門外跑，呵！「奇蹟」真的來了。我的眼前一切都被裝成白的了，雖然我從未見過雪，却立刻知道這就是雪。它靠了掛在西邊天上快下沉的一鉤細月的微光，却將整個天空照耀得如同太陽快升起時一樣明亮。我站在門口，好幾分鐘都像沒有呼吸。我看呆了，我覺得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末清楚和愉快。在先，我甚至不捨得拿腳去踩雪，待等到看見旁人都嘻嘻哈哈的在跑着擲雪球時，我的手也向地上抓了一把雪來，慢慢也能握成一團團的雪塊來和人投擲了。

路旁躺着兩三隻黑鞋子，行近一看，原來是幾隻烏鴉，拍拍翼翅將雪花似粉地蹣起來：飛到枯樹枝上面蹲着，向四面儘瞧着。禽類中有候鳥，冬南夏北，為什麼這些烏鴉不往天氣溫和的南邊去呢？難道他們也懂得這裏是他們自己的天空和土地而愛戀着嗎？

兩週間

同日，英首相邱吉爾發表演說，認為英國最黑暗的時期已經過去。英國人民繼續努力爭取黎明。十三日，英國國會議員發出質問：「我們為什麼不在里比亞反攻？人民期待這反攻已經好幾個月了。……」十八日黎明，里比亞反攻開始了。英帝國軍進展一百英里，軸心在里非的勢力眼看即將掃盡。這當兒，維希政府撤換法屬北非的軍事頭腦魏剛將軍，使傀儡貝當將加速度實現「法德合作」云云。

日本政府特派來杭赴美，協助野村，進行美日談判。可是在這時候，日本報紙却高唱強硬對美，日本特別議會以九分鐘之速度通過了數字龐大的特別軍費，日本政府公布法令，修改兵役法，於是向來認為體格不合的丙級亦將被徵了。美國總統下令撤退駐在北平、天津、及上海之美國海軍陸戰隊，並且據說還準備撤退長江艦隊（二十二日上海電）。

美日談話，美國務卿赫爾對記者說，尚不出初步範圍。英外長艾登於二十日在美國協會演講，謂「吾人完全信任美國之發言人，毋須要求派代表參加。吾人信賴朋友」。據二十日合衆社消息：「日本之要求可概括爲（1）鬆弛A B C D集團之經濟封鎖，（2）美國減少援華，（3）美國減少在政治上壓迫日本之「新秩序」。在另一方面，日本將（1）不與德國直接合作，（2）停止在軍事上威脅荷印與西伯利亞，（3）及早設法解決「中國事件」。至於美國之要求如下：（1）日本退出軸心同盟，（2）日本軍隊自中國撤退，（3）日本停止侵略，（4）日本贊成各國在亞洲市場之經濟機會均等。」

爲「親愛精誠」四字。原來說要我在國民黨政會之前開會的國民黨九中全會，是又移到後邊去了。或云：參政會雖未必有一驚人一結果，但開會本身即表示了自從十月廿三到十一月七日爲止的「臨時政府」，暫時告一段落，後事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十一月十二日，國內、桂、西北，海外港星兩地，同時舉行鄭沫若文藝生活二十五年及五十初度紀念會。

雖然那時淪方難貴，倒也頗有人寫信來勸駕，尤其是吳興讓先生，他信上講到一位在考試院供職的某先生（姓名忘記了，原信一時找不到），曾經著過一部「南明史」，只要我肯去渝都，吳先生可以陪我去找某先生，把這部書借出來的。但，因為政治上的形勢愈弄愈壞，我終於沒有勇氣乘飛機而西邁。

於是，一方面，我正在寫信給吳先生，求他向某先生把這部「南明史」借出來，覓人抄一部寄給我。并替他出主意，說道：最好的辦法，是請吳先生去我戴院長，捐一筆錢把這部「南明史」出版起來；只要等到出版後送一部給我，也是一樣的，那末，我可以把這部書細細研究一下：如認為已經盡善盡美，則我的「南明史」可以放棄不做了；如認為還有不滿意的地方，則不妨把它作為藍本，讓我繼續工作下去，而他的書也同時可以傳佈。宋子京的新唐書和劉昫的舊唐書並行，歐陽永叔的新五代史和薛居正的舊五代史並行，不是都有前例可援嗎？但吳先生沒有替我辦到，好像連這信也沒有給我。而一方面，皖南「二」爆發了，第一屆參政會的最後一次會議上，居然通過了很不公道的提案；我因受刺激太深，從此腦病復發。

在病腦的半年中間，却也居然做了兩件工作：因為這些都是機械的，不甚覺得吃力。第一件呢，是把「南明史綱」又修正一次，由六卷而擴大成為八卷。這八卷（又稱八編）的「南明史綱初稿」在香港大風半月刊發表，到一九四一年底大概可以完全披露；實際上已是經過兩次修正的稿子了。自然現在已發現有差誤之處，將來還得再加修改；名稱也想改成「南明紀年史綱」，似乎比較清楚一些。

第二件呢，是整理屈翁山先生遺著皇明四朝成仁錄。翁山先生是南明的遺老，成仁錄分為十卷：崇禎朝三卷，弘光朝二卷，隆武朝二卷，永曆朝三卷。這部書，是從來沒有刻本的。在三百年的傳抄本中間，我們知道比較完備的有兩部：一部是湖州陸氏前宋樓的舊藏，後歸日本靜嘉堂文庫；另一部是杭州丁氏八千卷樓的舊藏，後歸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這國學圖書館是在南京龍蟠里的，自從首都淪陷以來，那部書的尚在人間與否，就不得而知了。十年以前，安陽謝國楨，留心明季史料，曾輯印晚明史緒考一書，對於這部皇明四朝成仁錄，就以十卷二十六冊著錄，并抄附目次於後。這目次，好像是從靜嘉堂文庫本抄來，但他也見過國學圖書館本，却只說兩本「微有不同」，而不能詳言其大分別在何處，大概兩書是差不多的了。此外，我們所知道的，有

徐信符（紹榮）先生南州書樓藏本，有屈蔭堂（沛霖，雲山後人）先生所得的風雨樓舊藏本。還有，據陸丹林說，則有海鹽朱過先（希祖）先生的藏本。朱先生是中央大學教授，其藏書即寄存在中山大學書庫內；此書庫雖在九龍，但不得學校圖書館主持人的命令，是無法開啓的。屈先生那本，曾在一九四〇年即民國二十九年庚辰二月香港舉行的廣東文物展覽會上出品過，可惜當時無人注意，沒有錄出副本，而後來却又弄到上海去了。講到整理成仁錄的動機，是廣東叢書編印委員會請我做顧問，有一次參加出席，決定叢書第二集的目錄；是我提議，把成仁錄列入，由大家贊成通過，并要我負責整理。徐信符先生是編印委員會的委員，所以就把他所藏的一部借出來着手整理抄錄。不過，那部書實在殘缺得很。原題是「皇明四朝成仁錄補編」，望文生義，好像是「正編」以外的「補編」。但把它內容和謝國楨晚明史籍考內所列成仁錄目次對校起來，則又並非補遺性質。陳德芸先生在「廣東未刻之書籍」一文內講：「或諱書焚燬之後，乃有補編。」那末，「補編」實在應作「殘編」解釋，是焚燬後把它補綴起來的，語甚近情。原來照謝氏所抄的目錄，崇禎朝三卷六十九傳，弘光朝二卷二十二傳，隆武朝二卷十五傳，永曆朝三卷三十傳。（此傳是大傳，而大傳內又包括小傳。例如第一卷第一篇「幾輔死事傳」是大傳的總名，而內容却包括王元雅等十二人的事跡呢。）而徐先生的藏本呢，崇禎朝只有三十四傳，弘光朝只有六傳，隆武朝只有七傳，永曆朝却全缺了。并且此四十七傳，次序淆混不堪，又胡亂把來分作四卷，居然標上每卷一朝的名目，真是莫明其妙。把它來和謝目對校，崇禎朝少去一半，弘光朝少去十六傳，隆武朝少去八傳，永曆朝當然不必再提。於是我第一步整理的工作，是根據謝目，重定此四十七傳的次序，把崇禎朝三十四傳分為三卷，隆武朝七傳分為二卷，以復舊觀。至於弘光朝呢，徐先生那兒却還有一部五十年前新陽（今硯山）陳鳳漢先生參訂過的『明季南都殉難記』舊鈔本。所謂『明季南都殉難記』，實在就是成仁錄弘光朝的部分，不知陳先生從那兒弄來，他並沒有講明出處。陳先生又把這書添入了他自己的議論，而對原來行款及書法，也有改動之處；細心看起來，儼然和成仁錄分成兩部書了。但細細研究一下，來龍去脈，却還是很清清楚楚的。此外有一九〇七年即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上海均益圖書公司鉛印本，是魏如晦先生借給我的，內容與徐先生所藏鈔本一模一樣，計有十九傳。因此，我又根據謝目，刪去陳先生添入的東西，恢復原來行

款及書法，和「補編」的六傳併合起來，去其重複，共得二十傳，仍分爲二卷。這本和謝目的弘光朝二卷十二傳互校，雖少去「杭州死節」，「建興死事」，「海興死事」三傳，却多出「蘇州死節」一傳。還有，「海寧死事」一傳，陳本雖有目無傳，謝本卻連目也佚去了，這在總目中是應該補入的。至於永曆一朝，可說完全沒有辦法。但後來託陸丹林和屈先生通訊的結果，把風雨樓舊藏本的目錄鈔來，計有崇禎朝五十七傳，隆武朝十五傳，而永曆朝也居然發現了十二傳。這十二傳和謝目比起來，自然還缺少十八傳，但以視徐本的全缺，當然又是稍勝一籌了。何況崇禎朝雖比謝目少去十二傳，却還比徐本多出二十三傳呢。爲了這個緣故，我屢次催促丹林，要他向屈先生通訊交涉，錄副寄來。但最初說書不在上海，已交人送還廣東鄉下老家去了，答應託家中人找出錄副。到最近又接到丹林的信，索性說屈先生忙於經商，恐怕無暇及此了。在我覺得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已託丹林無論如何，要把屈本弄到。不然，整理的成績，是太壞了。朱先生那一部，內容不知究竟怎麼樣？據徐先生說，他曾見過，和他那本同樣的殘缺，所以委員曾也並不熱心去設法發現。不過，徐先生年齡已大，我是擔心他記憶力的模糊。例如，屈先生藏本，最初徐先生也說見過，和他那本並無不同之處，並不想去徵求。但我根據陳德芸先生「廣東未刻之書籍」一文，知道「補編」（即徐本）與「正編」（即屈本）一部分相同。既說一部分相同，則其他部分當然有不同之處，不問可知。後來，我又根據「廣東文物」上所影印的屈本書影，第一篇「幾輔死事傳」，就和徐本不同。於是提出證據，向徐先生請教，徐先生才恍然大悟，託丹林去向屈先生借鈔目錄。目錄一到，自然證明屈徐兩本的大不同了。所以，對於朱先生藏本，我還是抱着幻想的。也許我想自己做毛遂，寫信給在重慶的朱先生，和他討論一下，也許可以明白了吧。還有一個消息，也是丹林告訴我的：據說陳德芸先生曾接到在北平作寓公的倫哲如先生來信，他以前在那邊曾看見過成仁錄的打字機印本，內容與謝目完全相同，比屈徐兩本都完備。本來謝目是根據靜嘉堂文庫藏本的，而日本「」對於這些古書，也頗好弄玄虛，那末，倫先生在北平見過的打字機印本，也許就是靜嘉堂那邊所幹的勾當吧。已由丹林請陳先生寫信給倫先生，託他代購或鈔，但久無消息。最近，我又直接寫了一封信給陳先生，託彭澤民先生轉去，并償討還信。但連彭先生自己也沒有切實還音給我，又成爲一個不解之謎了。此外，我那兒還有一部明季

北都殉難記的鈔本，相當於成仁錄的崇禎朝，內容四十二傳，比謝目少二十七傳（但謝目亦有有目而無傳的四篇；內容合併分條，又不一律，故實際上所少不到二十七傳），比屈本少十五傳，但比徐本已多出八傳了（事實上，也有徐本所有而此本所無的，故大約可補得二十傳）。我從前因為希望屈本能夠錄副，則此本完全重複無用，故沒有向委員會建議鈔補。現在，鑒於屈本到手的遙遙無期，也許有進行的必要了，要是委員會能夠採納我意見的話。

此外，超過了半年的期限，可說是一年中間吧，還有幾件事情可以報告。雖然這幾件事情，都是朋友幫我忙的，並不是我自己攪的；不過也和我的工作有關係。講到第一件，是魏如晦先生的功蹟。在這一年中間，如晦先生託人帶來書籍不少，替我代購的，有翁洲老民的海東逸史，馮甦的見聞隨筆，馮夢龍的燕都日記，無名氏的董心葵事記，朱子素的東塘日劄，沈澹的江上遺聞，華廷獻的閩事記略，江之春의 安龍記事，章學誠的載重事錄，暨西逸叟的過墟志，計六奇的金壇獄案，無名氏的辛丑記聞；後面十種是申報館的仿聚珍版印本，校名記載彙編。這三部書我認爲海東逸史最重要，等於一部魯監國的實錄，本記列傳全有。見聞隨筆兩卷，上卷爲『明末兩渠賊傳』，是李自成張獻忠的傳記，和南明直接關係較少。下卷爲『記西南往事』，又分『永明王始末』與『何騰蛟傳』，『堵胤錫傳』，『裴式根張同儼傳』，『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傳』，『李元胤傳』，『李乾德楊展傳』，『上祥皮熊傳』，『楊畏知傳』，『沐天波傳』，『李定國傳』，共十一篇，也相當於一部永曆實錄，不過不能夠正其名號，內容又相當地簡略吧了。如晦先生從前借給我的，本有無名氏叔灰錄一冊，署名珠江寓舫偶記，是國學保存會鉛印本，有吾鄉陳去病先生跋語，引劉繼莊廣陽雜志，謂爲馮甦所作。如是，則應與『記西南往事』爲一人所作，乃一書而兩名。惟葉廷琯吹網錄則謂叔灰錄爲『珠江寓舫』所記，馮甦竊取之以作見聞隨筆，今取見聞隨筆與叔灰錄互校，除上卷不記外，下卷之『永明王始末』，叔灰錄改作『永明王僭號始末』；自『何騰蛟傳』至『李定國傳』，叔灰錄合爲『亡國諸人事考』；而多出『大隆始末』，『舟山始末』，『延平始末』三種。即前二種的內容，叔灰錄與見聞隨筆亦微有不同，他日當詳細研求，才能成爲定論呢。（叔灰錄稱『永明王僭號始末』，極荒謬。但據葉廷琯所見的鈔本，却寫作『永曆紀』三字。又『亡國』

諸人事考』，葉氏所見本作『殉國諸臣事考』。可見原來秉筆者是很公正的，後轉輾傳鈔，避免忌諱，遂至一塌糊塗了。〕記載彙編十種中，也有珍貴的資料。此後，又託人帶來進步書局石印本江日昇的台灣外記六冊；吳興叢書本利本沈雲的台灣鄭氏始末一冊。此兩部書我以前都從如晦先生處借過，是他自己的藏本，後因他自己要寫『延平春秋』而拿進去，沒有給我帶到香港來。這次的叫人帶來，不知是他自己已經買到另一部，所以就轉讓於我呢？還是因為我去信請他鈔錄關於延平王母太妃及延平監國世子小傳的材料，他沒有工夫代鈔，所以仍舊把這兩部來借了給我？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在上海時，是和他通信往來最勤。離開上海後，我在船上就發信給他，此後一直到我病牀以前，去信不下六七通；中間斷了半年，在病牀後兩個月中間，去信又不止三四通了。但他老是有片紙隻字給我，所以這兩部書的是否讓給我，還是借給我，至今沒有弄清楚。還有，我離滬前託他把風雨樓舊藏寫本四十四卷的南疆逸史去和國光書局鉛印本互校一下，要他報告結果，也是杳如黃鶴了。我真揣不透如晦先生為什麼要如此？難道是順應環境，不方便和我通信吧？但令我則相思無已時了。

第二個能夠幫助我的，是老友胡樸安兄。他因為病體偏廢的關係，至今尚留滯滬上；他對南明史料研究雖不感興趣，但對於我個人的幫忙却是很大的。他把他所藏吳縣朱氏槐廬校刊本亭林遺書中的『聖安記事』（即明季裨史中的聖安本紀）和『明季實錄』，都拆開來借給我帶到香港了。之前，他還送給我一冊的寫本的『明清記略目錄』。這本書是怪書，用紀年體，從一六一六年明歷方歷四十四年丙辰努爾哈齊稱『後金國汗』建元『天命』起，到一六五一年明歷永曆五年辛卯止，於南明史實，並不完全。卷首有凡例，又有采用書目，著錄至一百〇七種之多。本冊稱為目錄，但體裁又不像目錄。我疑心它是和我所寫南明史綱一類的東西，目錄就等於我之所謂『綱』，全書則應該相當於我所想寫而未曾着手的『目』吧。至於全書究竟會否寫成，或已寫成而失去，單單剩這一本目錄流傳，那是一個無從解答的曖昧了。總之，這部書對我是頗有用處的。編書的人，沒有姓名，撰寫跋文的『飯香』，說他『題句吳外史編』，但在目錄中却找不到痕跡。那末，也許真有全書，而『句吳外史編』五字是題在全書上面的了。飯香跋文，說『句吳外史』就是明遺氏吳江朱不遠字明德，原來是我的老鄉。我最初的主張是完全不相信飯香這一個說頭的，因為飯香的證據，是顧炎武亭林文集曾有朱不

遠廣宋遺民錄序一文；而『記略目錄』之末，却附有無名氏的重輯葵海遺錄序與廣宋遺民錄後兩文，所以認為撰廣宋遺民錄的一定是朱不遠，也就是撰明清記略的人了。不知目錄末頁所附書廣宋遺民錄後文內，明言此書爲淮海李小有所輯，與朱不遠無涉。蓋當時輯廣宋遺民錄的同志很多，不止一人。朱不遠有朱不遠的廣宋遺民錄，李小有另有李小有的廣宋遺民錄，兩不相干。至於那篇書後我疑心和重輯葵海遺錄序都是錢謙益做的，因爲口氣和筆路都十分相像，可惜手頭沒有錢氏的有學集，不然，一查就明白了。這樣，我最初的看法是完全反對飯香的，因爲他的證據已給我完全打破。不過，事情也怪得很，後來在無意中偶然翻到一九一二年即民國元年八月錦印本無錫孫靜庵先生所輯的明清遺民錄（也是如晦先生借給我的），在第十六卷中間，有如下的一段：『明朱明德，字不遠，太倉人，隱居爛溪之濱，著句吳外史，記鼎革時事甚悉』。『明德字不遠』和『不遠字明德』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大概總是一個人。『太倉人』自然是錯的，朱老先生明明是我的老鄉，『爛溪』也的確屬於吳江縣而不屬於太倉縣（從前是太倉州）的。并且，飯香也說他『隱居爛溪之濱』，那是毫無疑義的了。『著句吳外史』與筆名句吳外史有些問題，但仍可解得通：也許他先前做了一部句吳外史，後來就把句吳外史當作筆名了。句吳外史既和朱不遠及明清記略都發生了關係，則我們自然不能確定句吳外史不是朱不遠的，而明清記略不是朱不遠所輯的了。孫靜庵先生那部書，材料很難，又不注明出處；但他總不會自己杜造出來的，一定是別有淵源吧。這樣，我們雖推翻了飯香所舉的證據，却又不能不尊重飯香的結論，真是玄之又玄的事情了。飯香何人，也不知道他的真姓名；這本書像他手鈔的，因是跋語和正文的字跡完全一致。跋語下有『確齋』一印，但仍無從查考。

『明清記略目錄』是樸安兄去年年底在我臨走前送給我的，但我匆匆未及細看。直到今年十月中旬，才把它研究一下，所以也只好算入今年工作的賬上了。另外有『野史無文』一書，却是今年夏天樸安兄替我覓人鈔好，而特地從上海寄到香港來的。此書原本現爲程演生先生所藏，也是鈔本，並未刻過。原題『泚水奈邨農夫纂輯』。據一七一二年即康熙五十一年王辰西蜀費錫璜所撰序文，稱爲『泚水奈邨鄭先生』；而晚明史籍考卷八『流賊張獻忠陷廬州記』條下，則說明『鄭先生』就是鄭達。此書原本共二十一卷，傳以禮和李慈銘都未見全書

傳以禮華延年室題跋說所見只十三卷至十五卷；而李慈銘受禮慶日記則說所見爲十三卷至十六卷，相差一卷。今此本除缺少開頭的『讀皇帝本紀』兩卷，中間的『明太死難諸臣考』兩卷，及末尾的『前朝宮殿』『服御』、『遺制』等四卷外，實存十三卷，比李慈銘所見，多出九卷。其內容爲『烈皇帝遺事』，『永曆皇帝本紀』二卷，『西南死事諸臣考』二卷，『魯監國張黃二臣傳』二卷，『鄭成功海東事』二卷，『流寇張獻忠陷廬州府事』（即晚明史籍考著錄之『流賊張獻忠陷廬州記』，已有刻本）二卷。但各卷中間，頗有缺佚：例如卷十三『鄭成功海東事』末頁附注云：『前後通計大傳四十八，小傳記名六十四』。而現在此卷中只存『鄭成功傳』，『朱術桂傳』，『陳永華傳』，『陳夫人傳』；及『閩中四隱君子傳』，包括『王忠孝傳』，『辜朝荐傳』，『沈俊期傳』，『李茂春傳』而已，就便把『四隱君子傳』解放獨立起來，連前也只好算八篇，如何會有『大傳四十八，小傳記名六十四』呢？中間缺佚不少，可以想見，真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了；李慈銘所說，多出『鄭經傳』，『鄭克塽傳』，『鄭鴻逵傳』三個名目，實際上都是附屬於『鄭成功傳』內的，倘把它拆開來，連前也還是只有十一篇吧了。記延平三世事，實在也太簡略。我從前看到晚明史籍考卷十一王夫之『永曆實錄』條下，引李慈銘受禮慶日記，說到『鄭成功在台灣，上證號曰昭宗匡皇帝，王氏遠隔楚南，故未知也』的一段話，第一次發現永歷帝的證法，覺得非常可喜。但李氏究竟根據什麼書籍，却至今找不出證據來。起初以爲也許在這本『野史無文』的『鄭成功傳』中，但，現在是失敗了。這又是一件遺憾的事情。不過，這部書對於我仍舊是大有用處的：例如『朱術桂傳』，『陳永華傳』，『陳夫人傳』，『閩中四隱君子傳』，都是非常可寶貴的材料呢。程演生先生藏有此書，我去年在上海就知道，託樸安兄設法覓人代鈔，一直到今年夏天才到手，真可謂『成時容易却艱辛』了！

此外，還有一個朋友，我現在不願提起他的姓名。我去年年底初到香港時，和他過從甚密，他把他所藏鈔印本王夫之船山遺書中的永曆實錄二十六卷一厚冊拆出來借於我。此書內容爲大行皇帝本紀一卷，列傳二十卷，極可寶貴。雖然材料缺乏，考證疏忽，紀事錯誤，及論斷偏頗，短處甚多，但終是一種不易得的史料呢。還有一部勝期粵東遺民錄四卷，是東莞陳伯陶輯錄的，後附陳文忠張文烈陳邦彥行狀一卷，也在我處。陳伯陶自

命爲清遺臣，書成已在一九一五年即民國四年乙卯，而仍題名「勝朝」，像在滿清時代所寫的，其不通已極。不過他以粵人而搜輯粵東遺書故實，材料弘富，考證精詳，自有可取，也是研究南明史料者所不可缺少的參考書吧。自從我和滌方決裂以後，這位老朋友，也在無形中割席了。那末，這兩部書，我也不想還他呢。本來，借書一癡，還書一癡，他既癡了，我又何必再癡。何況，還是一個不夠格的朋友，哈哈！

去年離開上海以前，我是曾經寫過一篇「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經過」的。後來到香港，加上一條尾巴，就在今年一月五日出版的大風半月刊新年特大號上發表了。匆匆過了十個多月，差不多又是一年了。因爲生了六個月的腦病，工作進行得很遲慢；而一等到腦病全愈時，又要忙於其他的事情，不能專心從事於史料的研究了。革命和著書，難道真是魚與熊掌，不可得兼嗎？姑且把這一篇文章寫起來算是一九四一年的清賬吧。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蘇聯革命廿四週紀念日，香港。

田 漢 近 作

三十年九月，重遊柳州，適抗敵演劇第九、第一兩隊舉行「三週隊慶紀念」，爰撰詩四首。

田 漢

鵝峯如劍割新愁，特帶愁腸到柳州，風雨忽停雲物媚，劇壇今日賀千秋。

×

羅池柳色渾如昨，風雨危亭寫史詩，三十健兒皆虎虎，粵南千里凱旋時。

×

青年精力柳江波，含咀爲君慷慨歌，莫讓乾坤猶涕淚，詠龍齊試劍新磨。

×

當時救亡青年羣，三載卓然銅鑲軍，却憐創業艱難甚，秋水連天憶舊雲。

（張曙字曙雲，實手創九隊者）

適夷譯

契訶夫高爾基通信抄

關於高爾基的初期作品

（契訶夫給高爾基信）

十二月三日（一八九八年 耶爾泰）

敬愛的亞歷克舍·馬克西摩維支，您最近的來信，給我莫大的滿足，謹表衷心的感激。「萬尼亞舅舅」是好久，好久以前（一）寫的作品，我還沒有在舞台上見過。近年它常常在內地舞台演出——也許是因為我的戲劇集出版的影響。我對於自己的戲劇大抵都很冷淡。離開劇場已久，也已不想為劇場寫什麼東西了（二）。

您問我對您的短篇有什麼意見。是說怎樣的「一種意見呢？您的才能是無可懷疑的，而且是真實的巨大的才能，例如短篇「草原上」，它顯出一種無比的力量，甚至使我感到羨慕，因為寫這短篇的不是我。您是藝術家，聰明的人，真摯而多感，您是浮彫性的，因為當您描寫一件事物，您能夠看見它，而且在手上感到觸覺。這是一種真實的藝術，這也便是我要對您說的意見。我很高興能夠告訴您，重複說一句，我是非常的高興。如果我們能夠對面傾談一二小時，您將見到我會把您推崇得怎樣高，對您的天才提出怎樣的熱望。

現在，再說一點缺點麼？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說出一種天才的缺點——就好比說院子中大樹的缺點一樣，在這兒，問題不在樹

「國學救國論」

林煥平

· 戰時日本文化動態（二） ·

在過去五期裏，我已連續給讀者報導過日本軍閥如何摧殘文化，窒息死文化的生命，使有良心的文化工作者，不禁慨嘆現在是日本文化的空白時代了！

這是一種破壞，對文化的破壞。但是日本軍閥還有一種工作，就是提倡。不過請讀者留心，這種提倡，不是創造，也不是復興，而是復古！

日本文化上的復古主義，不目今日始。這是和日本的國家主義——團體主義，即法西斯主義運動分不開的。因之，也就和日本的左右翼的思想鬥爭分不開的。日本右翼份子，用以打擊民主的，進步的，科學的思想的武器，就是他們所認為日本的國粹國學，而這國粹國學，正如清澤潤所諷

的本身而在於看樹者的趣味；您說對不對呢？

首先我以為您缺乏自制，您好似一個在劇場里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妨礙了自己和別人的耳朵的觀客。特別是在您那種打斷對話的自然描寫中，更可以感到自制的缺乏。請您讀讀這些描寫，應該把它寫得更簡潔，更短些，有二三行就足夠了。您常常敘述那些柔軟的甜味，低語，天鵝絨一般的感覺，和其他這一類的字句，在這些描寫中增添一種修辭性和單調味——使人冷卻了感興，感到沉悶。在描寫女子（「金錢葵」，「木筏上」），戀愛場面中，也感到自制的缺乏。其次是您那幾篇寫典型的短篇中，常常使用完全不合時宜的字句，作奏，圓板，調和（*Akompaniment, Disk, Harmonie*）——像這類字是成為障礙的。您又常常講到波浪。在知識分子的描寫中感到一種緊張，深文周納那樣的東西。這並非因為您沒有仔細觀察知識分子，您對他們是熟悉的，但您並未正確的知道從怎樣的方面去接近他們。

我不知道您現在多大年歲，我也不知您什麼出身，但我以為您應該趁年輕的今日，離開尼士尼，在所謂文壇與文學人之間，去混這麼兩三年，這並不是跟着雜難學本領（三），而是埋頭到文學中去，去熱愛文學。而且內地使人早衰。科洛連河，波泰斯河，馬敏，需推里——這些都是優秀的作家，同他們一起，也許不會使您感到沉悶。可是不久之後，過了一年兩年，一切都習慣了，您就單單從他們的長處來看他們了。而且他們的社會，將為您贖到利益，取銷首都生活的不快和不便的。

刺過說，越古越好，所以復古也就越來越起勁。

這種復古運動的顯著線索，最初為鎮山藩所領導的玄洋社，繼着有北一輝，大川周明等所領導的「新國家主義運動」，再後就有林銑十郎，荒木貞夫等的所謂「國體明徵運動」。到今日的主流，則為平沼騏一郎，柳川平助等所領導的日本主義了。但不管其名目如何，總有其一脈相連的傳統，一天天在完成日本式的法西斯主義。

不過有一點很值得注意：就是過去雖提倡復古，但似乎還很少有體系化的復古理論。也就是說，過去似還未有人明明白白說國學國粹就是救國之道，而到法西斯軍人已得政權的今日，却公開明白說出來了。茲試引幾句話於下面：

「國學是興起於近世的，同時代的人們認為藉此以究明古